

第四十四章 用小鼠試驗毒香丸

謝府。

最開始謝嶺與甯玉蕪並不知道侯氏進宮的消息，還是和暢院的丫鬟說溜了嘴，在夫妻倆的逼迫之下，才將實情原原本本的說出來。

甯玉蕪沒想到侯氏會如此衝動，謝崇無情無義，打定主意非要分宗，但他深受陛下的信任，就算侯氏進宮也不會有什麼結果，說不準還會沾了一身腥。

眼見甯玉蕪神情不對，謝嶺擺手讓丫鬟退下，握住她的手，滿臉關切的問：「玉蕪，可是哪裏不舒坦？是不是孩子又鬧妳了？」

「咱們的孩子才一個多月，哪能鬧人？我只是聽到婆婆去面聖，心裏有些不安穩罷了，謝崇手段狠毒，根本沒把咱們當成親人，他不只搶了你的官位，還仗勢欺人，萬一婆婆被他算計了該如何是好？」

說話時，甯玉蕪不著痕跡地把手抽了出去，最近幾日她藉著懷孕，盡量避免給謝嶺碰觸，眼前的男人只是個沒本事的膿包軟蛋，要不是甯家敗落，她怎會嫁給這種廢物？

謝嶺根本看不透愛妻的想法，他輕聲細語不斷安撫，還沒等甯玉蕪面色好轉，外頭便傳來一陣喧鬧聲。

夫妻倆從屋裏走了出去，看到面白無鬚的小太監，謝嶺心中一喜，以為母親說服了明仁帝，已經將他的官位拿回來了，但伸頭瞅了許久，都不見侯氏的身影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「聖上有旨，如今謝家並無官員，本不該住在府中，限令三日內從此處搬離，若有耽擱，嚴懲不貸！」

聽到小太監用尖利的嗓音這麼說，謝嶺踉蹌了下，他怎麼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。

陛下怎能如此心狠，竟要將他們一家子從府裏趕出去？他爹為了大周鞠躬盡瘁，才幾年過去就不念舊情了？

甯玉蕪站在一旁，藏在袖中的手死死握拳。

嫁給謝嶺本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如今還要被一個去勢的閹人如此折辱，她到底做錯了什麼，老天要這麼對她？

就算兩人再不甘，也不可能違逆旨意，謝嶺跪下接旨，起身後，他啞聲問道：「敢問公公，我母親在何處？」

「侯氏身為內宅婦人，膽敢插手朝政，已經被押入大牢，至於要關多長時間，咱家也不清楚。」說罷，小太監快步離開，心裏想著，這家人被聖上厭棄，繼續留著說不準會沾染到晦氣。

謝嶺面如金紙，搖搖晃晃的往前走，突然一頭栽倒在地，幸虧甯玉蕪及時扶了一把，才沒讓他磕得頭破血流。

「來人！快來人請大夫！」甯玉蕪尖聲叫喊。

饒是謝嶺再不堪，此刻也不能出事，否則她剛嫁過來就死了男人，剋夫的名聲怕是免不了了。

心中湧起一陣絕望，甯玉蕪想起俊朗非凡的齊王，那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只希望他能成就大業，救自己於水火之中。

謝府發生的事情周清也有所耳聞，不過她並沒有放在心上，而是派人去弄了隻小鼠，裝在結實的竹籠中，等到岳老夫人壽宴那日，她用紅布將竹籠蒙好，一併帶上了馬車。

等她趕到岳府時，先將壽禮交給小廝，隨後被丫鬟引著進了廳堂。

瞧見瑞王妃跟昭禾郡主坐在一起，周清直直走到跟前。

昭禾盯著小小的竹籠，問：「這就是妳準備的東西？」

周清示意小廝將竹籠放在案几上，略微點頭，「香丸中除朱砂外，還放了不少藥材，更加劇了此物的毒性，以小鼠試驗一番，她們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」

瑞王妃喜歡香料，因此並沒有用過香丸那種投機取巧的東西，這會兒聽到她們的對話，秀麗面龐上不由得露出幾分凝重，「最近許多人都服食香丸，難道真有毒不成？」

「是與不是，待會一看便知。」周清輕聲解釋。

常言道「不是冤家不聚頭」，原本周清並不相信這句話，但她看到坐在對面的劉凝雪時，臉上露出絲絲冷意。

「也不知齊王究竟是何想法，竟然讓一個上不得檯面的侍妾登門賀壽。」瑞王妃端起茶盞，幽幽說了一句。

劉凝雪身邊坐著幾名嬌小姐，其中有位姑娘生了雙桃花眼，面容嫵媚嬌俏，唇角微揚，瞧著倒是無比鮮妍。

昭禾輕聲道：「清兒可瞧見那粉衫女子了？她是胡婉琰的庶妹，名叫胡晚晴，一母同胞的親哥哥成了威遠侯府的世子，她的地位也跟著水漲船高，聽說有不少人登門求娶，都快將侯府的門檻給踏破了。」

想起胡婉琰蒼白瘦弱的模樣，周清不禁歎了口氣，不知該說什麼好。

這時，對面的幾名女子走了過來，胡晚晴面帶淺笑，柔柔開口，「這位就是謝夫人吧？果真貌美，與指揮使委實般配。」

周清又不是傻子，怎會察覺不到胡晚晴語氣中的不善？人說娶妻娶賢，納妾納美，她明面上誇讚自己的容貌，實際上卻是在暗暗貶損。

「二小姐謬讚了，論容貌，我哪能比得上妳？曲姨娘國色天香，在整個京城都鼎鼎有名。」周清面色不變，毫不客氣的反唇相譏。

即使親生哥哥成了威遠侯府的世子，只要威遠侯夫人還在，胡晚晴庶出的身分永遠都不會變，不老老實實的待著，反而要當出頭鳥，丟了臉面也怨不得旁人。

聽到周圍的竊笑聲，胡晚晴面龐漲紅如血，她怎麼也沒想到周清竟如此牙尖嘴利，不過是個二嫁的婦人罷了，沒有貞潔、沒有名聲，居然還敢諷刺她？

劉凝雪站在一旁，扯了扯胡晚晴的衣袖，暗示她壓一壓火氣。

周清只是個上不得檯面的東西，就算現在得到謝崇的愛憐又能如何？她還養了個

孽種，等到情意漸漸淡去，有哪個男子願意幫別人養兒子？屆時她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，且看她能囂張多久！

胡晚晴眼底透出憤怒之色，還想說些什麼，但壽宴已經開始，各家女眷早就落坐，要是這會兒起了爭執，她的名譽恐怕就保不住了。

岳老夫人坐在主位，她年過六旬，因為日子過得順心，顯得十分年輕，除了兩鬢帶著些銀絲以外，倒也看不出年紀。

宴席很快便進行了大半，周清估摸著時候差不多了，便站起身來，對著諸位女眷福了福身，「今日藉著老夫人的壽宴，小婦人有一事想要告訴大家。」

昭禾伸手將竹籠上的紅綢揭開，待看到那隻通體雪白的小鼠時，不少女眷都露出厭惡之色，以手掩面，彷彿多看一眼都是噁心了自己。

周清出身商戶也就罷了，沒想到竟如此粗鄙，將這種骯髒東西拿到別人府上，真是不懂規矩！

大周朝的鎮國將軍是已故的岳老太爺，岳老夫人嫁給他數十載，曾與他攜手上過戰場，經歷過無數風雨，如今只是裝在竹籠中的小鼠罷了，她絲毫未覺得不妥，笑咪咪地看著站在堂中的豔麗女子，等著她開口。

感受到岳老夫人透露出來的善意，周清心中的愧疚更濃，今日本是岳老夫人的壽辰，她出言攪擾本就不對，但香丸之毒必須盡快揭發，多耽擱一天，就會有更多人受害。

面容清秀的小丫鬟遞來一只木盒，比巴掌略大些，掀開盒蓋便能看到龍眼大的丸子放置在紅綢上。

說起來，香丸的確神奇得很，以數種香料炮製，卻沒有任何香味，必須含服之後，才能使人體散發出香氣。

周清用兩指捏著一粒丹丸，放在竹籠中的木盤中，小鼠餓了半日，看到有吃食，什麼都顧不得了，捧起香丸，不到一息功夫就全吃進肚中。

這樣的情景對於堂中的女眷而言，委實奇怪，不過那香丸眼熟得很，好像是沉香亭售賣的東西，周清拿香丸投餵老鼠，難道此物有毒不成？

夫人小姐們面面相覷，有的竊竊私語，有的神情不安。

劉凝雪握緊了扶手，眉頭略微皺起，不知道周清究竟意欲何為。

這香丸都是齊家人炮製好才送到沉香亭的，每一顆都價值不菲，普通百姓根本買不起，來香鋪的客人也都是身嬌肉貴的大小姐，就算只能拿到兩成利，她也賺了不少銀錢。

胡晚晴只當周清在故弄玄虛，忍不住嗤了一聲，「謝夫人，妳特地讓大家看著妳餵這骯髒畜生，未免有些不合規矩吧。」

周清面色淡淡，絲毫不急。

對人來說，一顆香丸根本不會造成多大影響，就算有毒，短期內也不會發作，除非連續服食，體內的毒素積聚到一定程度，才會爆發。

但小鼠卻不同，牠們體質偏弱，身形又小，毒性能放大成百上千倍，自然很快就會毒發。

「胡二小姐莫要心急，再等等便是。」

周清話音剛落，小鼠便發出尖銳的叫聲，豆大的眼珠變得猩紅，狠命地撞著竹籠，用嘴不住撕咬，模樣明顯不正常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小鼠怕不是瘋了吧？」

周清手裏拎著竹籠，在堂中走了一圈，女眷紛紛避開，生怕那隻老鼠從籠中脫逃，狠狠咬在她們身上。

小鼠瘋狂的症狀持續了整整一刻鐘，金桂向岳府的丫鬟討了枚雞蛋，將蛋清倒進盤中，小鼠喝了幾口，這才似脫力般的癱軟下去。

站在劉凝雪面前，周清將木盒往前一遞，面無表情的問：「劉氏，妳可知這是何物？」

沉香亭的香丸上面都會刻字，眼見著那熟悉的紋路，劉凝雪的身子微微發顫，不斷搖頭，「謝夫人，就算香丸影響了周家香鋪的生意，妳也不必使出這種手段來陷害，刻意在丸中摻毒，就是為了毀了我的名聲，手段之醜陋、居心之狠毒，可見一斑！」

周清沒想到世上竟有這種不到黃河心不死、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，她抿了抿唇，隨手將木盒扔在桌上，提高聲調道：「小婦人之所以帶小鼠參宴，就是想告訴諸位，沉香亭的香丸對人有害，長久服食，沒有誰能承受得住這種毒性。」

「妳撒謊！」劉凝雪聲音尖銳，恨不得衝上前撕爛周清的嘴。

先前齊家人拜訪王爺，想新開一家店鋪賣香丸，她恰好聽到這番對話，求了齊王數次，才將香丸拿到沉香亭販售。

有了此物後，店裏一掃往日門可羅雀的情形，客人絡繹不絕，幾乎將沉香亭的門檻給踏破了，與對面的周家香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她好不容易將死對頭狠狠踩在腳下，還沒從欣喜的感覺中抽身而出，周清便出言誣陷，真是無恥。

胡晚晴坐在一旁，心裏憋著一股邪火。上次周清與昭禾去了胡家，給胡婉琰撐腰，狠狠落了她娘的顏面，此刻找到了機會，哪有不發作的道理？

她站起身道：「謝夫人，就算妳夫君是錦衣衛指揮使，也不能這般誣陷別人，捉賊拿贓，妳得把證據擺在眼前，我們才會相信。」

昭禾走到周清身邊，指著竹籠中奄奄一息的小鼠，冷笑道：「妳要的證據就在這裏，為何非要揣著明白裝糊塗？」

就算胡晚晴是威遠侯府的小姐，兄長也被封為世子，但她依舊不敢跟昭禾對上，只能含著眼淚，滿臉不甘的坐回原處。

見不少女眷變了臉色，周清不想讓昭禾落了個仗勢欺人的臭名，她按住昭禾的手，鏗鏘有力的道：「小婦人自幼調香，技藝如何暫且不提，但對於香料的瞭解確實比一般人多了幾分，沉香亭的香丸中添了一味朱砂，與其中的香料結合，毒性倍增，若諸位不信的話，大可以請大夫查驗一番，屆時就能證明小婦人所言是真是假。」

說罷，周清拉著昭禾坐回原位。

岳老夫人衝著她略微頷首，其他人眼看岳家都沒多言，縱使心中各有想法，也沒當場提出，倒也沒鬧出多大的亂子。

等宴席結束後，周清走到門口，便看到劉凝雪面色慘白的上了馬車。

周清低聲呢喃，「也許她真不知道香丸有毒。」

自己重生以來，每個人的命數都發生了不小的改變，前世裏本應香消玉殞的昭禾郡主與瑞王妃，如今全都活了下來；至於嫁給成郡王的劉凝雪，卻進了齊王府當個小小的侍妾，當真奇怪得很。

「劉氏是否知情並不重要，反正現在也沒有鑄成大錯，齊王完全可以護著她，只是朱砂之毒查明以後，沉香亭怕是開不下去了。」昭禾笑著道。

周清點了點頭，沒有多說什麼。

回到家中，進到臥房後，看著擺放在木桌上的竹籠，周清低聲開口，「今日多虧了你這個小東西，才讓香丸的毒性展露於眾人眼前，你受了不少苦，每天多吃些蛋清，說不準體內的毒素也能排盡。」

小鼠似是能聽懂她的話，有氣無力的吱了兩聲。

恰巧謝崇推門而入，便將這一幕收入眼底，調笑道：「這耗子都養了好幾日了，難道真生出感情了？」

寬肩窄腰的男子緩步走向周清，從後將人摟在懷裏，清淺蘭香不住的往鼻子裏鑽，讓他體內湧起陣陣熱流。

「清兒，這都多少天了，妳的癸水可結束了？」她瑩潤白皙的耳垂近在眼前，惹得謝崇嘴裏發乾，高挺的鼻尖往前蹭了蹭，一陣麻癢。

「大白天的，你莫要胡鬧。」即使成親的時間不短了，周清依舊抹不開面皮。在嫁進謝家前，她本以為夫妻之間相敬如賓就是最好的狀態，哪想到謝崇會如此癡纏，她真有些招架不住。

他倆挨得極近，周清能輕易感受到男人身體的變化，她站得筆直，身子盡量往前傾，免得碰到不該碰的東西，但他結實的手臂環住了她柔軟的腹部，又將她給往回拉，與她身子相貼，幾乎不留一絲縫隙。

「清兒……清兒。」他有些沙啞的嗓音一遍遍地輕喚。

周清側過身子，看著謝崇俊美的輪廓，他的額頭滲出星星點點的汗珠兒，顯然忍得有些難受。

「我先去沐浴。」她不敢跟男人對視，趁著他愣神之際，一把將人推開，吩咐耳房的丫鬟送熱水進來。

木桶放在屏風後，氤氳的水汽在房中散開，其中還夾雜著淺淺的花香。

方才被謝崇鬧得心神恍惚，周清走到屏風後面，才分辨出大食水的香氣。

她前幾日收拾東西，瞧見裝在琉璃瓶裏的大食水一直沒有用上，覺得極為可惜，不免叨念幾句，金桂那時在一旁聽到了，這會兒便往熱水中倒了些。

想起花露特殊的功效，她心底湧起陣陣悔意，但到了這當口，也不好再叫丫鬟換

新的水，只能硬著頭皮褪下衣衫，邁進木桶中沐浴。

聽到不遠處傳來的陣陣水聲，謝崇俊美的面龐漲成了豬肝色，將茶壺中早已冷透的茶湯倒進碗裏，咕咚咕咚喝了個乾淨。

即便如此，他心裏的熱意絲毫未減，等心心念念的人從穿著褻衣從屏風後走出來時，他眸色一暗，立即迎了上去。

耳房待的兩個丫鬟本想將臥房收拾一番，沒想到剛走到門口，便聽到一陣異樣的響動，兩人臊得面頰通紅，趕忙退了下去，過了一個時辰才又送水進屋。

房門被闔上時，周清倒在錦被上，只覺得暈頭轉向，好半晌都沒有回過神來。謝崇翻身下地，將熱水端到近前，沾濕了帕子仔細擦拭一番，而後才將軟若無骨的女人摟在懷裏，垂首一下下啄吻著她微微泛紅的眼角，以及腫脹不堪的唇瓣。

「謝嶺與甯氏已經從謝府搬走了，那座宅院被摘了匾額，貼了封條，除非陛下將宅子賞給別的朝臣，否則是不會解封了。」

周清嗓子略有些沙啞，問，「那他們搬到何處了？」

那對夫妻可不像安生本分之人，他們原本對謝崇就沒有任何好感，眼下又如同喪家之犬一般被趕出府，心裏肯定更不滿。

「夫人不必擔心，此刻謝嶺夫妻自顧不暇，根本無法分神來找咱們的麻煩。」說這話時，謝崇神情中帶著濃濃得意，那副模樣跟叫著肉骨頭的狗兒似的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謝崇沉聲解釋，「自從叔父過世後，謝府就一日不如一日，侯氏手底下是有幾個田莊商鋪，但他們母子花銷甚大，不知儉省，這些年一直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，以至於並沒有多少積蓄。」

「侯氏被關進大牢後，謝嶺害怕自己受到牽連，便將庫房中的銀兩全都拿了出來，跟甯氏搬到了西街。然而往日叔父與人結仇，這些人見到他們失勢，便聯合在一起拚了命打壓謝嶺，短短三日的功夫，侯氏手底下的鋪子全都關門了，夥計還偷了店裏的東西，跑得無影無蹤，謝嶺又是個立不住的，根本想不出遏制頹勢的辦法。」

周清不禁搖頭，她對謝嶺夫妻絲毫不同情，之所以會落到現在的結果，完全是他們咎由自取，又怨得了誰？

第四十五章 謝崇行蹤有蹊蹺

周清在岳老夫人的壽宴上，揭破了香丸的陰私，許多夫人小姐覺得她在撒謊，但也有人生出疑心，特地請了城中有名的大夫，查驗數次，確定香丸中真的含有朱砂。

得知結果後，服下香丸的女眷簡直要被悔意給淹沒了，怪不得近來食慾不振，腹中總是傳來絞痛之感，原來問題是出在這裏。

喝著大夫開的排毒藥湯，女眷們將劉凝雪罵了個狗血淋頭，有性子強橫的，竟然派了幾個膀大腰圓的婆子，將那家黑店砸了。

此時沉香亭中一片混亂，擺放在木架上的瓷盒摔在地上，發出劈裏啪啦的響聲，龍眼大的香丸滾落而出，沾滿了灰塵。

一個嗓門頗大的婦人掐腰站在店鋪門口，毫不留情的怒罵著，「你們這些黑心肝的東西，竟然售賣這種有毒的香丸，如此喪盡天良，難道不怕遭報應嗎？」不少行人經過此處，聽到動靜，便探頭踮腳的往裏看，暗暗猜測香鋪的東家會不會出面解釋。

夥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搗亂的婆子趕出去，他們將店門緊閉，即使門板被砸得匡匡作響，牆皮不斷往下掉，也不敢應聲。

將叫罵聲聽得一清二楚，劉凝雪不住顫抖，怎麼也沒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。

容貌嬌美的丫鬟端著茶碗走上前，態度雖恭敬，眼底卻帶著一絲輕蔑，柔聲勸道：「夫人，您還是出面道個歉吧，萬一事情鬧大了，髒水潑到王爺身上，屆時誰都沒有好果子吃。」

劉凝雪只是個無名無分的姨娘，但王府的下人都喚她夫人，眼前這丫鬟便是齊王安排在她身邊伺候的。

眼珠子裏爬滿血絲，劉凝雪咬牙切齒道：「我根本不知道香丸裏加了朱砂，為何要去道歉？這些香丸都是齊家人送過來的，跟我沒關係。」

「怎會無關？夫人是齊王府的侍妾，就應該一心一意为王爺打算，若是那些人胡亂攀咬，將整個齊家都牽連進去，後果不堪設想。」

分辨出丫鬟言語中的威脅，劉凝雪心中暗恨不已，偏偏她早就是齊王的人，根本沒有別的選擇，只能強忍懼意，緩緩走出店門。

「沉香亭的香丸中的確加了朱砂，但此物能入藥，根本不會造成多大的影響，還請諸位諒解……」她乾巴巴地開口。

「我呸！但凡通曉醫理之人都知道朱砂不能長期服用，沉香亭的香丸每月都得吃一次，就算一顆、兩顆不會要人命，但要是持續個三、五年呢？妳還真是無恥！」婦人邊怒罵邊從籃子裏拿出一顆臭雞蛋，狠狠砸在劉凝雪臉上。

腥臭黏稠的蛋液順著面頰慢慢滑落，痛意與屈辱讓劉凝雪雙眼通紅，捂著臉嗚嗚痛哭。

都怪周清，若不是這個賤人將朱砂的事情戳破，自己也不會受到這種侮辱，她該死！

沉香亭這裏的鬧劇足足持續了兩個時辰，劉凝雪本就心高氣傲，哪裏受得住這種責罵？她急火攻心，昏了過去，夥計們趕緊將人塞進馬車，送回了齊王府。

夜裏，齊王來到劉凝雪的房裏，輕聲安撫，「莫要難過，妳受到的委屈，來日本王都會替妳討回來，且忍一忍。」

抬眼看著面前俊秀無雙的男子，不知為何，劉凝雪不由想起了成郡王。景昭齊遠遠不如齊王精明，但他對自己卻是一片真心，為了她，甘願跪在壽康宮求請太后的懿旨，若不是她一時糊塗，也不至於落到這種地步。

「王爺，如果香丸與沉香亭無關，您會如何處理此事？」劉凝雪哽咽道。

齊王手裏拿著絲帕，仔細擦拭著她面頰上的淚痕，無比溫柔地道：「若只是間普通的商鋪，就算捨棄了也無妨。」

周身湧起陣陣寒意，即使早就知道這人的本性，但劉凝雪卻從來沒有像今日這樣

害怕過。

她心裏很清楚，朱砂一事暴露後，那些出身高貴的女眷肯定會對她恨之入骨，沉香亭若是不關店的話，她的下場只會更加淒慘，永遠都翻不了身了。

不少僕婦去沉香亭門口鬧事後，所有人都知道香丸出了問題，這些高門大戶的女眷平日裏過的是錦衣玉食的日子，身子骨養得十分嬌弱，一場風寒就可能要了性命，更何況是這些帶毒的香丸？

服食此物後，有些女子腸胃不適，每日都噁心想吐，有的便溺時還會帶著血絲，想起自己是因為上當受騙才會受到這般苦楚，她們一邊喝著清毒的苦藥，一邊痛罵劉凝雪，要不是她是齊王的侍妾，尋思著打狗還得看主人，恐怕早就有人當面教訓她了。

就算苦主們沒有找到劉凝雪頭上，事情也不能當作沒發生過。

此時正是立儲的關鍵時刻，想到得罪了這麼多女眷，齊王心裏也煩躁至極，根本不顧劉凝雪的想法，讓管家備好了厚禮，強迫劉凝雪挨家挨戶的道歉，若是不能求得原諒，她這枚棋子也該棄了。

劉凝雪深諳齊王的秉性，知道自己早就沒有了退路，只能帶著東西去拜訪，但她本就身分低賤，先前那些人對她態度和善，完全是看在齊王的面子上，如今沉香亭的香丸險些害人性命，手段如此陰毒，就算有齊王撐腰，將她拒於門外的人依舊不少。

但劉凝雪不敢輕易離去，被人拒絕便在門口叩頭，磕得頭破血流，身子搖搖欲墜。主人家到底顧忌顏面，最終強忍著噁心見了她一面。

與高門大戶相比，那些平頭百姓沒有任何用處，齊王根本不在意他們的想法，在看到劉凝雪滿頭血痂的回來時，他心中滿意得很，大手一揮，直接讓她回房間休息了。

與此同時，沉香亭也沒落著什麼好結果。

店裏被那些兇惡的僕婦砸得一片狼藉，原本夥計還想著修繕，但劉家人從未出現，他們日復一日的苦熬著，劉家人卻連工錢都不發，他們乾脆把所有名貴的香料搶奪一空，而後便跑得無影無蹤。

劉兆曲知道女兒犯了眾怒，與她商議一番，便將沉香亭賤賣出去，被隔壁的酒館老闆買下，作為釀酒的庫房。

當初周清拎著小鼠去鎮國將軍府的壽宴，許多夫人對她的行徑萬分鄙夷，認為她出身商戶、粗鄙不堪，才會拿著那種骯髒物登門，等到沉香亭閉店後，她們這才知道誰忠誰奸、誰善誰惡。

先前出言辱罵過周清的女眷，個個羞愧極了，活像被人狠狠搥了幾耳光，不過這幫夫人到底也是記恩的，紛紛備好禮物送到了謝府，為之前的行為道歉。

周清並非得理不饒人的性子，況且她之所以揭露香丸的陰謀，並不是為了眼前這幾名婦人，而是不忍看見成百上千的女子落得淒慘的下場。

想到嬌妍如花的姑娘家變得渾身潰爛、體虛病弱的模樣，她就覺得售賣香丸之人心肝黑透了。

金桂站在旁邊，看著堆積如山的禮品，清秀小臉上滿是驚訝，「夫人，這些東西未免太多了吧，她們出手還真是大方。」

「哪有什麼大不大方，收進來的到時候都得送回去，否則平白占了人家的便宜，為了那點蠅頭小利毀了名聲，委實不值。」說著，周清拿著紙筆，將各府送來的東西都仔細記錄下來，免得將來出錯。

人活於世，各自秉性不同，有知恩圖報、知錯就改的，也有記仇不記恩的白眼狼，胡晚晴便屬於後者。

即使知道香丸有毒，受了周清的幫助，但她不只沒登門道謝，心中的憤恨反倒更加深濃。

雖然胡晚晴只是庶出，但母親與哥哥都是有本事的，一個將威遠侯的心牢牢握在手中，另一個也爭氣得很，上戰場立下軍功，得了世子之位。按理而言，這樣的女子是根本看不上劉凝雪的，偏偏這位胡二小姐心高氣傲，篤定自己有鳳翔九天的命數，便將目光放在已經封王的兩位皇子身上。瑞王身為皇后嫡子，身分貴不可言，若能嫁給他的話，自然是千好萬好。

偏偏那個病秧子瑞王妃，也不知吃了什麼靈丹妙藥，原本瘦得皮包骨的身子竟然日漸豐潤起來，氣色也比先前好了不知多少，看樣子怕是死不了了。

如此一來，她便只能將目光放在齊王身上，那人尚未大婚，身邊只有劉凝雪一個侍妾，要是自己當上王妃的話，想要收拾劉凝雪，簡直跟捏死螞蟻一樣容易，根本不足為慮。

正當她皺眉思索時，一個身著粉衫的中年美婦緩緩走入房中，她看著劉凝雪，柔聲問道：「臉色怎的這般難看？是誰招惹妳了，快跟姨娘說說。」

來人正是曲姨娘。

胡晚晴美則美矣，但與曲姨娘相比，當真遜色不少。曲姨娘不止生了副豔若桃李的相貌，特別的是有一股嬌憨的氣質，否則也不能牢牢握住威遠侯的心，還險些將族姊逼上絕路。

「姨娘，那劉凝雪當真是個混帳，竟敢把有毒的香丸給女兒吃，最近我胃裏疼得厲害……」

曲姨娘指甲染了花汁的手指輕撫著她柔軟的髮頂，笑道：「劉氏算什麼東西，我的女兒比她好千倍萬倍，胡婉琰能嫁給成郡王，妳一定要比她嫁得更好，日後才不必卑躬屈膝，看人臉色過活。」

母女倆性情尚似，想法也相差不多。

胡晚晴正色點頭，又想到了什麼，歎息道：「齊王雖然沒有成婚，卻不一定會迎娶女兒，這該如何是好？」

曲姨娘輕笑道：「莫要擔心，妳爹爹好歹是威遠侯，齊王想要拉攏他，最好的辦

法就是聯姻，屆時妳成為齊王妃，我也就能安心了。」

這段時日，周清一直待在府中照顧錚兒，此刻她坐在床邊，手裏拿著周良玉打造的小鈴鐺，輕輕搖晃著。

錚兒穿著大紅衣裳，小臉嫩白，黑葡萄似的眼睛緊盯著發出響動的東西，那副全神貫注的模樣當真逗人得很。

金桂端著銀耳湯走進來，小聲說道：「夫人，耿夫人來了，指揮使正在招待她。」周清不由得怔愣片刻，若是她沒記錯的話，上回耿雲安受傷後，衡氏已經徹底恨上他們夫妻了，今日上門也不知意欲何為。

「您說奇不奇怪，大人看到了奴婢，還特地交代一聲，不讓您去前院，也不知是怎麼回事。」

心思細密的人總愛多思多想，周清也不例外，她略微蹙眉，總覺得哪裏不對勁，偏偏又挑不出毛病，讓她不免有些焦躁。

到底怎麼了，為何謝崇要瞞她？

一連等了數個時辰，直到天黑謝崇也沒有出現，倒是劉百戶來到臥房外，神情恭敬的拱手道：「夫人，陛下讓指揮使去洛陽查案，恐怕三個月內都不會回來。」周清纖細秀眉略微擰起，近來也沒聽說有什麼大案，謝崇身為錦衣衛指揮使，為何要在年底奔赴洛陽？

就算心裏疑惑至極，但到底是明仁帝的吩咐，她一個婦道人家自然不好質疑，只能擺擺手讓劉百戶退了下去。

又過了小半個月，這天周良玉滿面焦急的上門，一見到周清，他趕忙問道：「清兒，最近妳是否發熱？錚兒可病了？」

周清只覺得萬分奇怪，錚兒的體質隨了他爹，一向康健，最近又沒有受涼，怎會輕易害病？她緩緩搖頭，拉著周良玉坐定，這才開口，「我跟錚兒好得很，並無任何不妥，哥哥為何有此一問？」

將她平靜的模樣收入眼底，周良玉試探著問：「妳不知道？」

「我該知道什麼？」

「沒事，沒事。」周良玉連連擺手，俊秀面龐上帶著幾分憂慮，他碰也不碰茶盞，突然站起身，滿臉嚴肅的叮嚀道：「在謝崇回來之前，無論是誰登門拜訪妳都不能見，可記住了？」

此時此刻，若是周清再察覺不到異常，就跟傻子沒什麼分別了，她沙啞著嗓子開口，「哥哥，你莫要瞞我，是不是謝崇出事了？」

「妳別胡思亂想，好好在家照看錚兒，翰林院還有事，我先走了。」周良玉眼神閃爍，根本不敢跟她對視，留下這麼一句話後，便腳步匆匆的離開了。

周清心裏憋著一股氣，將劉百戶叫到正堂，等金桂下去，周圍再無旁人後，那張豔麗無比的面龐上流露出濃濃怒意，杏眼中彷彿有火光燃燒，冷聲質問，「到底

是怎麼回事，你們連我都要隱瞞了嗎？」

劉百戶頭皮發麻，暗暗將謝一罵了個狗血淋頭，那渾人怕是早就猜到了夫人不好糊弄，才讓自己留在府中。

「是陛下讓指揮使去的洛陽，您千萬別氣壞了身子、」

周清冷笑一聲，「你不說實話是吧？那我就親自去洛陽一趟，若是沒找到謝崇，我是不會回京的！」

劉百戶進退兩難，一面是說一不二的上峰，一面是處於暴怒的上峰夫人，哪個他都得罪不起。

思量再三，他咬牙說道：「不如您親手寫封信，屬下給指揮使送過去，而後咱們再好好商量？」

聞言，周清毫不客氣的道：「方才你還說謝崇身在洛陽，這會兒又要送信給他，難道你是日行千里的神駒不成？滿口謊言！」

腦門上不住地滲出冷汗，劉百戶用袖口擦了擦，訥訥不敢應聲。

「帶我去見他。」周清面無表情道。

「這、這……」

「若不願意的話，我便去找衡氏問問，那天她來到府裏，當晚謝崇就離開了，也許衡氏知道真相呢？」

聽到這話，劉百戶面龐扭曲，顫聲解釋，「夫人，不是屬下不帶您過去，而是指揮使用旱苗法種了痘，如今尚未痊癒，您還得照顧小少爺，萬一染了病該如何是好？」

前朝覆滅之際，若是有人得了天花，幾乎九死無生，當時恰逢戰亂，因人口減損得厲害，本朝立國後，太醫院便研製出兩種種痘的法子，一為旱苗法，二為水苗法。

一旦種痘，便相當於染上了輕度的天花，稍微出些痘，痊癒後便再也不會染病。但若是沒有精心照顧的話，很有可能熬不過去。

周清只覺得自己聽錯了，她前世就是得了天花，受盡折磨而死，就算大周有種痘的法子，但因為危險，種痘的人並不多，她也並沒種過。

「你帶我過去，指揮使都種痘了，讓人給我也種上就是了！」周清恨不得馬上衝到謝崇身邊。

天花對她來說是無比恐怖的夢魘，前世臨死前的場景一幕幕在眼前迴蕩，讓她面色煞白，渾身止不住地發抖。

她並不是怕死，而是怕再次失去至親，前世她沒保護好錚兒，這輩子總不能再重蹈覆轍。

見她如此決絕，劉百戶根本無法拒絕，又想起大人陰沉的臉色，他暗暗打了個激靈，偏生沒有法子，只能依言行事。

府裏的管家也是個穩妥之人，平日裏便將闔府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條，得知周清要出門，他更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以免出了差錯。

周清帶著錚兒到了周家香鋪，將錚兒交給席氏幫忙照顧。幸好錚兒已經斷奶，能吃輔食，否則還真離不開她。

周父看到女兒，焦急地問：「上午我去找妳舒伯伯下棋，他說謝崇得了天花，到底是真是假？」

心口狠狠一震，周清思緒紛轉，按說普通百姓都不敢妄言錦衣衛的事情，如今消息傳得這般快，要說沒有古怪，她肯定不信。

「爹爹莫要相信那些流言，指揮使日日待在鎮撫司中，怎麼可能得天花？他先前處理一樁案子，受了些皮肉傷，我便想著親自去照看一番。」看著父親擔憂的模樣，周清無比愧疚，但她無論如何都不能將謝崇種痘一事說出去，如此一來，便只能隱瞞了。

「罷了罷了，女婿沒事就好，夫妻本為一體，最重要的便是相互扶持、相互依靠，我跟妳娘會好好照看錚兒，妳放心吧。」

周清張了張口，卻不知該說些什麼，草草的點了個頭，便快步往外走，以免被爹娘看到她眼睛通紅的模樣，而後坐上馬車，直奔京郊而去。

第四十六章 夫妻患難相伴

京郊到底人煙稀少，比城裏更冷些，皚皚白雪鋪了滿地，車輪軋過時，發出吱嘎吱嘎的響聲，還伴著兩道深深的車轍。

謝崇身為錦衣衛指揮使，種痘一事不能洩露半點消息，因此便由劉百戶充當馬夫，趕著車很快就到了別莊。

這別莊並非謝崇名下的產業，也不算起眼，冬日裏萬物凋零，青磚瓦房都被層層白雪給覆蓋住。

「指揮使就在此處？」問話時，周清的一雙美眸緊盯著前方，面龐緊繃，眼底卻隱隱露出幾分擔憂。

「夫人放心，指揮使並非耐不得苦的人，莊子裏雖然只有一個得過天花的僕婦，但也能做一些灑掃的活計。」劉百戶邊在前引路，邊頻頻回頭看周清。

在他眼裏，周清就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嬌弱女子，此刻不好好在京城待著，非要來莊子裏種痘，萬一有個什麼好歹，這可如何是好？

劉百戶越想越焦灼，明明寒風刺骨，但他額上依舊不住地滲出冷汗，心裏七上八下。

踩在厚厚一層積雪上，周清語氣平靜地道：「待會進屋後，勞煩劉百戶找大夫替我種痘，要是沒經預防就待在指揮使身邊，恐怕會染病。」

劉百戶訥訥應聲，不敢多言。

魂靈盤桓在望鄉臺時，周清以為自己只在乎血脈相連的親人，之所以嫁給謝崇，是因為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好感，情意並沒有多深濃，但此時此刻她才明白，那人早已深深刻在她心口，在她生命中占據了萬分重要的位置，一旦他出了事，她實在無法想像日後漫長的數十年光景該怎麼熬過去。

最前方的瓦房有些破舊，牆皮斑駁脫落，露出裏面的青磚。周清推門而入，只覺得房中分外昏暗，劉百戶掏出火摺子將油燈點亮，很快便有一個乾瘦的老爺子走

到近前。

「謝夫人真是胡鬧，指揮使身體康健，等高熱退了，身體定不會有半點大礙，但妳一個婦道人家來摻和這種事，這不是給別人添麻煩嗎？」

聽到對方不滿的訓斥聲，周清面色淡淡，並沒有露出半分難堪或者羞窘，她沉聲問：「老人家，何時能給小婦人種痘？」

見她如此執拗，根本不聽勸說，痘醫氣得面色鐵青，從袖中摸出一只灰撲撲的布包，滿是癢痕的手掌捏著一支竹管，語氣頗為不善，「夫人仰頭坐在凳子上，老夫要將痘苗吹入您鼻中。」

旱苗法是用天花病人的痘痂，加上樟腦冰片等研磨成粉配製而成。周清緊閉雙目，盡量不去想這些粉末究竟是何物，沒過一會兒，她只覺得鼻間一陣冰涼。

「好了，若這幾天有發熱的症狀，再服下透喜湯，便能出痘了。」說話間，老爺子將痘苗竹管等物收拾好，轉身就要往外走。

「老人家留步，小婦人何時能去見指揮使？」周清有些急了。

痘醫面色陰沉，怒斥道：「夫人當真不想要命了嗎？必須見喜後才能保證種痘成功，這個過程短則兩三日，長則七八日，什麼時候出痘了，您才能過去。」

周清沒想到種痘的工序如此繁複，不過就算她再是心急，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。

好在剛種痘時身體並沒有任何不適，她便讓劉百戶買了些棒骨回來，在灶上熬了噴香濃厚的湯，撇去浮油，又加了些綠豆、白米，整整燉了一個多時辰，才燉好了一鍋瘦肉粥。

在莊子裏幹活的老嫗只能勉強將飯食做熟，味道實在稱不上好，周清嘗過一回後，這次特地多做了些，舀出一罐留給謝崇，剩下的則送給莊子裏的錦衣衛和痘醫。

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軟，吃了瘦肉粥後，痘醫的態度倒是緩和了不少。

在瓦房裏待到第三日時，周清面色潮紅，渾身乏力，她抬手探了探額頭，只覺得跟燒沸的熱水一般，滾燙極了。

乾裂的唇瓣微微上揚，她急忙跑到痘醫的院子裏，跟他討了一碗透喜湯，也顧不得燙，大口大口的喝著。

將空碗放在桌上，周清試探著問：「老人家，小婦人能過去了吧？」

「快去便是。」痘醫不耐煩的擺手。

他行醫這麼多年，還沒見過這種趕著尋死的，別人一聽天花恨不得跑出數丈開外，偏偏這指揮使夫人與眾不同，還真是癡傻執拗。

周清抿唇道謝，快步跑到最裏面的瓦房前，剛將房門推開，一股濃郁的藥味便撲面而來。

老嫗在桌前納鞋底，看到她進來，不由得愣住了，「夫人，您怎麼過來了？」

「從今日起，我跟大人住在一處。」話落，她緩緩走到裏間，看著蒼白消瘦、神志不清的謝崇，眼底湧起陣陣熱意。

大概是常年掌管刑獄的緣故，謝崇周身的氣勢令人膽寒，以至於會忽視了他俊美的面龐。

此刻他緊緊皺眉，乾澀唇瓣一張一闔，低低喚道：「水……」

周清從痘醫口中得知，天花病人每日必須多喝些水，但謝崇一直處於昏迷中，那老嫗即使發過天花，對病患依舊懼怕，除了餵飯以外，其餘時間恨不得就在外間躲著，哪能將人照顧好？

從壺中倒了碗水，她手裏拿著調羹，舀了些餵到男人唇邊，但不知為何，謝崇緊咬牙關，根本餵不進去。

反正已經有了見喜的症狀，周清倒也不怕，她口含著水彎下腰，與他熱燙的薄唇相貼，再用舌尖撬開他緊閉的牙關，將水渡了進去。

她用這法子餵了整整一碗水，謝崇緊皺的眉頭慢慢舒展開來，她細膩的指尖輕撫著男人剛硬的輪廓，心緒有些複雜。

她其實仍是害怕這病症，但只要一想到謝崇像她一樣，日日承受著痛苦的折磨，她的心更痛，正好趕上這個機會種了痘，若她平安捱過去，自是好事；若真救不回來，兩世都死於天花，也是天意，沒什麼可怨的。

時間一天天流逝，謝崇出痘整整七日了，已經到了最緊要的關頭，每日都燒得迷迷糊糊，時不時低聲呢喃著周清的名字。

周清最近一段時間每日都在喝透喜湯，從未停過，今早腹部終於出了痘，她發熱的症狀遠不如謝崇嚴重，這會兒雖有些昏沉，意識還是清醒的，正拿著絞乾的軟布給謝崇擦汗。

僕婦探頭往裏間看了看，見主子用不上自己，她也樂得清閒，像天花這麼嚴重的惡疾，主動湊上去，還真是自尋死路。

出痘第九日，謝崇身上的痘已出齊，而且還結痂了。

周清如往常那樣要餵水給他喝，可她的唇還沒貼上他的薄唇，便被人用力攥住手腕。

謝崇猛然張開的黑眸中充滿了不可置信，他無論如何也沒想到，本該在京城的人竟會出現在他面前，萬一染上惡疾該如何是好？

「清兒，妳為什麼會在這兒？」許久未曾言語，他嗓子沙啞得厲害，如同被濃煙薰過。

周清將水嚥進肚，因為發熱的緣故，她面頰潮紅，比抹了胭脂還要豔。

「種痘這麼大的事情，指揮使都要隱瞞，又何必在意妾身待在哪裏？」

謝崇額角青筋迸起，緊咬牙關，「妳莫要胡鬧，快些回去，千萬別過了病氣。」

將衣袖拉高，細白如瓷的手臂帶著零星幾顆痘痕，周清不緊不慢道：「已經晚了，妾身同指揮使一樣，用旱苗法種了痘，能否痊癒，全看天意。」

喉結不住滾動，謝崇雙眼發澀，她怎會如此糊塗？他抬手輕撫著那雙嬌美的杏眼，許久說不出話來。

謝崇意識清醒後，身體很快就恢復了元氣，痘醫用甘草湯給他清洗鼻間，徹底除去痘苗，而後用清化湯、八寶丹等藥繼續治療，不出三日，已經行動自如了。與此同時，周清徹底病倒，謝崇衣不解帶的在旁照顧，親自給愛妻換洗衣裳、擦拭周身的汗漬。在女人癢意難耐時，大手將她兩隻皓腕扣在一起，免得她胡亂抓撓傷著自己。

謝一來此稟報時，見指揮使這副鬍子拉碴、滿眼血絲的模樣，不禁暗自心驚。

「是誰把夫人帶來的？」

分辨出男人話中隱含的怒火，謝一頓時將「義氣」兩字忘在腦後，把劉百戶供了出來。

「罷了，等回去後再收拾他也不遲。此刻齊王可有動靜？」

謝一恭聲答話，「您染上天花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整個京城，齊王向陛下推舉了匡千戶，由他暫代指揮使一職，上任後將瑞王手下的官員盡數打入牢中，鬧得滿城風雨，人心惶惶。」

等了這麼久，齊王終於撕破那副清逸如謫仙的偽裝，將狐狸尾巴露出來了。如此，也能趁機將那些蠢蠢欲動的官員一網打盡。

「你先回京部署，莫要讓匡朝衡發現端倪，本官暫且留在別莊照顧夫人。」話落，謝崇不耐的擺手，隨後進到裏間，給愛妻餵水。

周清的體質比謝崇更弱，發熱的症狀也更加嚴重，她眉心出了痘，謝崇只離開片刻，那處的皮肉竟被抓破了，指甲縫兒裏還沾了些血痕。

粗糙掌心緊握著纖細的手腕，男人心疼極了，他俯下身，滿是鬍碴的下顎抵在她頸窩，輕輕蹭著，眼角的濕意在衣衫上留下印痕，很快便消失不見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周清緩緩睜開眼，她頭疼得厲害，想要伸手揉揉額角，卻怎麼也動彈不得。

目光往旁邊挪了數寸，她這才發現謝崇趴在床沿，與她十指交握，光是看著他眼底的青黑，也能猜到這段時日他過得有多辛苦。

身旁傳來的動靜驚醒了謝崇，他陡然睜開眼，黑眸中滿是急切，待看到已經清醒過來的女人時，渾身都忍不住哆嗦。

「清兒，妳總算醒了，是渴了還是餓了？有沒有哪裏難受？」

聽到男人沙啞的聲音，周清眼眶有些酸澀，她緩緩搖頭，「我沒事，前些日子穆承剛種了痘，應該好好休息才是，如此勞累，身子怕是挨不住。」

謝崇從來沒有這麼痛恨過自己，他明明早就知道齊王與衡氏的陰謀，但為了讓他們落入陷阱，不惜以自己當作餌料，引蛇出洞。

在他剛昏迷的時候，齊王的人來過四、五回，確定他染上天花後，行事就變得越發張揚，根本不把鎮撫司放在眼裏，早就犯了眾怒。陛下與他一直忍耐，就是想將不穩定的因素徹底剷除，哪想到千算萬算，還是將清兒牽連進來，讓她受了這麼多的苦。

看著周清平日裏嫣紅的唇瓣，此刻卻失了血色，謝崇根本不敢想，若她種痘失敗的話，自己會不會發瘋。

謝崇起身將清化湯端過來，用調羹不斷攪動著。這藥湯的味道雖有些刺鼻，但效果不錯，能將體內的炎症徹底化解，免得病情惡化。

昏睡了不知多久，周清的頭腦清醒，身上卻沒有什麼力氣，只能讓謝崇一調羹一調羹地將深褐色的藥湯送到唇邊。

「那天衡氏來府，到底做了什麼？」想到謝崇吩咐金桂的話，她並不認為他會被衡氏蒙騙。

「自打雲安受傷後，衡氏日日早出晚歸，其實是跟齊王勾結在一起，想要趁機將我除掉。那天她上門時，身上背了一個包袱，裏面裝的是耿叔的牌位，就算我知道牌位上有痘痂磨成的粉末，也無法拒絕，只能將東西收下。」謝崇語氣平靜，眸中卻閃過淡淡痛色。

他是耿喬費盡力氣拉拔大的，對耿喬的尊敬與感激極為深厚，齊王正是利用這一點，才會設下這樣的局。

但周清想不到衡氏竟會做出這樣冷血無情的事情，那是她夫君的牌位，是耿雲安親爹的牌位，怎能成為謀人性命的工具？

「我身體痊癒後，便將牌位仔細清理一番，又用藥材熏過，這才重新供奉起來。」謝崇握著周清的手，因為調配血香的緣故，她左手尾指上留下一道道傷疤，深淺不一、長短不齊，他略微用力的摩挲著那處皮膚，喉結不住滑動。

「這次是咱們夫妻運氣好，才能平安無事的種了痘，下回妳千萬不能如此肆意妄為。」他板著臉道。

聞言，周清不怒反笑，「我肆意妄為？指揮使不也是拿自己的身體開玩笑？就算太醫院早就研製出了旱苗法，但這麼多年有多少人因為種痘而亡，你應該比我更清楚，若你真有個三長兩短，孝期一過我便帶著錚兒改嫁，也好過給一個不珍視性命的人守寡。」

只要一想到眼前的女子會琵琶別抱，錚兒會將旁人視為父親，謝崇心底便湧起了濃濃妒火，幾欲將他整個人都焚燒殆盡。

掃見他猩紅的眼眸，周清抿唇輕笑，面頰緊貼著他的胸膛，聽著他沉穩有力的心跳聲，緩緩閉上雙目。

在謝崇跟痘醫的照顧下，不到半個月，周清的身體已經徹底好全，只是比先前略瘦了幾分，眉心也留下了米粒大的癍痕。

說實在話，周清對自己的容貌並不在意。在她看來，一副皮囊遠遠比不上性命來得重要，此次她種痘成功，這輩子再也不會因為天花丟了性命，遠比上一世來得幸運，已經算是老天爺對她的恩賜了。

這天，她將東西行囊打點妥當，緩步走到窗櫺邊上，將窗扇推開一條細縫兒，凜冽寒風夾雜著雪花湧入房中，帶來陣陣涼意。

謝崇走進屋時看到這一幕，一邊大步上前，一邊擰眉呵斥，「妳身體剛好，就站在這兒吹冷風，若是再受涼的話該如何是好？」

周清扯著他的衣角，杏眼盈亮一片，柔聲安撫，「指揮使放心便是，我身子骨康健的很，就算去外頭跑上幾圈都無大礙。」

帶著粗繭的拇指輕輕撫過她眉心的傷疤，謝崇眼底劃過一絲痛色，明明她不該受這份苦楚，都是因為他才會如此。

「行李已經打點好了，咱們快些上路。」說著，他將包袱拎在手裏，大步往前走。看著謝崇挺拔的背影，周清不由得想到初次見到他的場景，無論是望鄉臺上閃過的畫面，還是在茶館二樓的那次對視，這人都穿著飛魚服，上面的繡紋雖然精巧絕倫，卻顯得萬分冷漠，令人心驚膽寒。

不過瞧見他肩頭背上的大小包裹，倒是讓堂堂指揮使多了幾分人氣兒，不像是那個殺伐果決的活閻王了。

周清剛回到謝府，周家人便將錚兒送了過來，看到消瘦了不少的女兒，席氏忍不住紅了眼眶，拉著她的手，不住歎息，「這段日子究竟是吃了多少苦，怎麼瘦了這麼多？」

「謝崇在鄉下養傷，莊子裏飲食清淡，您也知道我是個挑嘴的，吃不下東西，自然比以前苗條了些。」周清笑著安撫。

爹娘年紀大了，受不得驚嚇，既然她平安無事，又何必讓他們多擔心掛懷？

周良玉卻不像席氏那樣好糊弄，略微上挑的鳳目緊盯著妹妹的眉間，心裏又急又怒。她也太大膽了，明知謝崇染上了天花，還急忙去照顧他，難道不要命了嗎？感受到兄長憤怒的目光，周清笑意微斂，硬著頭皮問：「哥哥最近在翰林院修書，可有收穫？」

「收穫是有，卻根本及不上妳。」周良玉的語氣冷漠極了。

為了掩飾尷尬，不在爹娘面前露出馬腳。周清彎腰將錚兒抱在懷中。

分別了一個多月，再次看到這張稚嫩的小臉，她鼻間一陣酸澀，杏眼也蒙上了一層水霧。

從小到大，周良玉都見不得妹妹掉淚，將她這副模樣收入眼底，訓斥的話霎時間又嚥回了腹中。

「謝崇養傷時，是匡千戶暫代指揮使一職，如今他回到鎮撫司，估摸著日子不會太平。」周良玉單手握拳，用力捶了下床柱。

在京郊待了這麼長時日，周清也知道這一切都在明仁帝的謀劃當中，不過此事不好說破，她只能裝作不知，揀了些好聽的安撫一二。

周家人離開謝府時，周良玉刻意落後幾步，他從袖中掏出一只普普通通的木匣，放在床頭，淡聲叮囑，「裏面都是一些瑣碎東西，莫要讓錚兒碰著了。」說罷，他拍了拍周清的肩頭，徑直走出房門。

將盒蓋打開，看到裏面各式各樣的花鈿時，周清不由怔愣片刻，一封書信墊在最下面，她將信箋打開，飛快流覽一遍，才知道哥哥早就見過了謝崇，他聽說自己眉心留了傷疤，便用金箔、魚鰓骨等物做出了這些繁複的物件。

狠狠咬了下舌尖，她才將淚意逼了回去。

她手指輕輕顫抖，拿著木盒起身走到妝匣前，撚了一片梅形花鈿，蘸了些魚鱉膠貼在眉心，因為天花留下的傷疤被完完全全地遮蓋住，不留半分痕跡，再加上她本就膚白，五官也十分精緻，平日裏不施粉黛都嬌美至極，這會兒配上濃紅的花鈿，更是豔麗逼人。

夜裏謝崇回來，看到自家夫人時，整個人都愣住了。

他一步一步往前走，黑眸中翻湧著愧疚，「清兒，妳受苦了。」

見他如此自責，周清不免心疼，道：「指揮使這麼說，是覺得花鈿不好看，還是我不好看？」

「都好看，這世上沒有比妳更美的女子，我的命、我的心都是妳的。」謝崇拉著女人的手，放在自己心口，神情無比認真。

周清耳根略微泛紅，有些關切的問：「今日回到鎮撫司，可還順利？」

謝崇略微頷首。

錦衣衛看似風光，實際上卻是陛下手中最為鋒利的刀，歷任指揮使都必須忠於皇室，才能得到善終。匡朝衡效忠的是齊王，而非明仁帝，已經犯了天大的忌諱，偏偏他還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整個北鎮撫司，殊不知死期將至。

「跟錚兒分開了足足一個月，今晚咱們一家三口宿在一起，可好？」周清提議道。謝崇本想拒絕，但看到女人期待的眼神，他只能點頭。

第四十七章 令人厭惡的柳家人

好不容易回到京城，周清也不願出去走動，索性待在府裏陪著錚兒。

這天她剛在院裏堆了個雪人，還沒給錚兒看看，金桂便著急忙慌的衝上前，急切地道：「主子，耿夫人又來了。」

周清不是謝崇，她從沒有受過耿喬的恩惠，對他雖有感激，卻不會毫無底線的縱容，得知衡氏做出的惡事後，她沒去討債就不錯了，這人竟還敢上門？是真把他們夫妻當成傻子糊弄嗎？

「既然人家都來了，拒於門外實在不合禮數，快去將耿夫人請到正堂。」周清面無表情的道。

金桂去請衡氏時，周清已經走到了正堂，這幾日她眉心一直貼著花鈿，將本就秀美的容貌襯得越發豔麗。

衡氏甫一邁過門檻便怔愣住了，不是說周清在京郊照顧謝崇，也染上天花了嗎？為什麼她沒有毀容，甚至比先前還要耀眼？

也不知是何緣故，對上周清平淡的目光，衡氏不由自主升起幾分心虛，難道痘痂的事情洩露出去了？不可能！謝崇陰狠毒辣堪比惡鬼，若他知道自己與齊王勾結在一處，肯定不會輕易放過，如今還沒發作，只能說明她藏得很好。

周清記性不錯，但凡看過的無論是人是物，都會牢牢記在腦海中。

先前耿雲安受傷時，她曾上門探望，那時衡氏的神情雖憔悴，但卻不像現在這般狼狽。如今才過了幾個月，她好似蒼老了十幾歲，雙頰凹陷、雙目紅腫，頭髮亂七八糟，顯然是沒有時間打理。

「謝夫人，還請您幫我勸勸雲安吧，那孩子把自己關在房間裏，整整三天不吃不

喝，他剛受過傷尚未恢復元氣，身體哪能熬得住？」衡氏捂著臉哭道。

周清低垂眼，掩飾眼中的氣憤，明明衡氏夥同齊王對謝崇下了殺手，還敢求到自己面前，臉皮怕是厚比城牆，連錐子都刺不破。

耿雲安雖醜陋，卻跟耿喬一樣正直良善，與他母親全無半分相似之處，還真是歹竹出了好筍。

隔著衣裳輕撫著玉雁的輪廓，周清思索片刻，點頭道：「耿夫人，雲安的身體為重，自是不能耽擱，咱們這就過去吧。」

而後周清對著金桂耳語幾句，金桂將劉百戶、徐亨等人都給叫上了，一同坐馬車往耿家趕去。

衡氏做了惡事難免心虛，待在狹小的馬車內，她面色忽青忽白，額間滲出細汗，時而舉目四顧，時而垂眸不語，坐立難安。

眸光略微閃爍了一瞬，周清問：「耿夫人可知雲安為何會將自己鎖在房中，閉門不出？」

衡氏的五官狠狠扭曲，飛快搖頭，「我不清楚這孩子究竟是何種想法，耿家只有這麼點骨血留存於世，若他有個三長兩短，我實在沒臉去見老爺了。」

周清淡淡地看著形容憔悴的衡氏扯著嗓子乾嚎，面上卻無半點淚痕，不由得暗暗冷笑，卻沒有戳破，畢竟光打了衡氏的臉還不夠，必須讓耿雲安認清她的真面目。到了耿家以後，劉百戶和徐亨寸步不離的跟著周清，周清緩緩走到臥房門前，抬手試探地推了一下門板，不出意料，門板紋絲不動。

「雲安，把門打開。」周清淡淡開口。

衡氏滿臉愁容，「夫人，這孩子性子拗，就算您叫破嗓子，他也不會出來的。」

周清並沒有接話，她轉頭看著劉百戶，準確的說，是看著他腰間的佩刀。

「把門劈開。」

劉百戶滿臉難色，「夫人，這。這不好吧？」

「你要是想讓雲安渴死餓死在房中，大可以不照做，聽耿夫人說，他整整三日水米未進，就算是身強力壯的男子都熬不住，更何況雲安本就瘦弱。」周清反駁道。兩位百戶連帶著衡氏被堵得啞口無言，只能按照吩咐行事。

見高大的劉百戶將佩刀抽出來，周清往後退了幾步，隨即匡匡的劈砍聲響起，只見破舊門扇搖搖欲墜，已經堅持不住了。

邁步走入房中，窗戶掩得嚴嚴實實，密不透風，不只光線不足，氣味也稱不上好聞。周清略微皺眉，抬手將窗扇推開，瑩白雪光映了進來，倒是亮堂了許多。

徐亨抬手指著前方，周清循著看了一眼，發現形容枯槁的少年坐在床沿。

衡氏衝上去將人抱在懷裏，痛哭流涕道：「雲安，你到底有什麼想不開的，非要如此折磨自己？你這樣對得起你爹嗎？對得起耿家嗎？」

耿雲安目光空洞，彷彿沒有聽到母親的話，他木然抬頭，待看到站在面前的女人時，面色略略一變。

周清將少年的神情變化盡收眼底，擺了擺手，道：「耿夫人，我有話想單獨跟雲安說，你們先去堂屋坐坐。」

衡氏面露猶豫，但看到兒子這副模樣，又想著也許周清勸上一勸會有用，便退了出去，劉百戶和徐亨也退守在門口。

周清搬了張圓凳坐在耿雲安面前，狀似無意道：「家裏好像少了點東西，你是不是發現了？」

即使上次被人擄走施虐，少年的意志卻沒有被摧毀，但此刻他變得麻木不堪，與死人沒有區別，肯定是受了更大的刺激，除了衡氏與齊王勾結一事外，她再也想不出其他原因。

「耿叔的牌位現在在謝府，若你想要祭拜的話，自去便是，我也不會攔你。」周清抿了抿唇，纖白玉指按在眉心的花鈿上，又問道：「你可知我為何要戴花鈿？先前指揮使無緣無故得了天花，我前去照看，也染了病，面上留了疤痕，便以花鈿遮掩一二。」

女人每說一個字，少年的身軀就會顫抖一下，他根本不敢與她對視，否則就會被無比深濃的羞愧淹沒。

周清微往前傾身，淺淡的蘭香在房中瀰漫開來，既清新又溫柔，然而從她口中吐出的言辭卻鋒銳如刀，「你知道指揮使因何染上天花，也知道你娘做下的惡事，心中無法接受，便一直閉門不出，是不是？」

耿雲安滿臉痛苦，以手掩面，低低嗚咽著，宛如受傷的小獸。

「你心裏愧疚，你覺得羞恥，便將自己拘在房中，不思、不想、不念、不看，以為能從困境中脫逃，實際上卻毫無用處，不過懦夫行徑罷了！」嘴上說著如此刻薄的話，周清面上的笑容卻越發燦爛，越發耀眼。

啜泣聲緩緩消失，少年突然跪到地上，衝著她磕頭，「謝嫂子，都是雲安不好，沒有攔住母親，讓她與虎謀皮、助紂為虐，險些害了你們夫妻，雲安唯有一死方能贖罪、」

周清冷笑，「做錯了事情便想以死亡來逃避，你還是不是個男人？你若真覺得愧疚，就該想方設法彌補自己的錯誤，而不是當個縮頭烏龜，令人不齒！」

耿雲安雙目猩紅，啞聲反駁：「我不是懦夫，也不是縮頭烏龜！」

早在見到周清的第一眼，他心底就生出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綺念，雖然她早已成親，他知道自己沒有任何機會，也不希望被她瞧扁。

「是與不是，僅嘴上說說沒有任何用處，我拭目以待。」說罷，周清不再看少年一眼，快步往外走。

此刻衡氏正伸長了脖子往裏探看，周清出來時她嚇了一跳，吶吶說不出話來。

「耿夫人，我勸也勸了，訓也訓了，是否有用，全看雲安自己。」水眸略微一抬，她似是想到了什麼，笑著又道：「您有所不知，先前將雲安擄去虐打的，正是齊王的人手。」

掃見衡氏突變的面色，周清神色絲毫未變。耿喬對謝崇有恩，就算衡氏用痘痂害人性命，依舊不能以牙還牙、以眼還眼，但對於一個失去丈夫的寡婦而言，獨子便相當於命根子，讓她跟自己兒子徹底離了心，一輩子都活在痛苦中，對衡氏來說才是最大的懲罰。

腳下彷彿灌了鉛，衡氏根本邁不動步子。這會兒她耳邊嗡嗡響個不停，嘴裏也瀰漫著一股澀意。

雲安怎會是齊王害的呢？分明是謝崇招惹了那些仇家，才會帶累了她兒子，這一切與齊王無關，周清在撒謊！

衡氏心亂如麻，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臥房，在看到面色發青的少年時，她淚流滿面。

耿雲安站在母親面前，啞聲質問，「娘，我爹的牌位呢？」

衡氏眸光閃爍，心怦怦直跳，扯謊道：「前幾日家裏遭了老鼠，竟將牌位給啃沒了……」

「不是妳將天花病人身上的痘痂磨成粉，抹在牌位上，送到謝大哥手中的嗎？」

耿雲安想起那夜他偷聽到的對話，母親親口承認，她已經將牌位交到指揮使手上，為了讓他中招，還特地用尖刀挑起無數木刺，一碰必會見血。

衡氏心慌意亂，沒料到兒子竟會知曉自己做下的事，她著急的伸手要去扯兒子的衣袖，卻見他後退一步，避開了她的動作。

「謝嫂子說的對，您是我的生母，您做下的錯事自當由我來彌補，我不該再這麼頹廢下去。」嘴上不住喃喃，耿雲安踉踉蹌蹌往外跑。

衡氏本欲阻攔，卻根本攔不住他。

又過了三日，這天謝一站在周清跟前，恭敬道：「夫人，雲安去了京郊的別莊，用旱苗法種了痘。」

周清不由得有些詫異，「好端端的去種痘做什麼？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的，實在不妥。」

「前段時間雲安見了指揮使一面，他承認衡氏跟齊王勾結，就是為了給他謀一個好前程，這樣的路他不願走，索性便跟在痘醫身邊，跟他學習種痘的法門，若是能熬過去的話，想必日後也會成為救死扶傷的醫者。」謝一道。

周清淡淡一笑，她就知道耿雲安是個好孩子，跟衡氏不同，永遠都不會陷入到汗濁的泥沼之中。

「那衡氏呢？」

「她聽說兒子染上天花，想要去京郊照顧，但雲安根本不願見她，她受不了這樣的打擊，整日以淚洗面。」

謝一很清楚，衡氏之所以會落得這樣的下場，完全是罪有應得，指揮使照顧他們母子這麼多年，換來的卻是沾著痘痂粉末的牌位，如此算計，當真讓人心寒。

耿雲安身體瘦弱，即使有痘醫在旁照顧，也耗費了兩個多月身體才痊癒。

在昏迷之前，他緊咬牙關，抓著老夫人的衣袖不住哀求，說什麼也不願見到衡氏，那聲淚俱下的模樣，就差沒跪在地上了。

痘醫也是個重信重諾之人，希望少年好好養病，當即便將此事應承下來，是以衡氏到了京郊後，無論站在門口多久，痘醫都沒有放人。

衡氏見不著兒子，心裏如同火燒火燎，甬提有多難受了，偏偏這痘醫是謝崇的人，四下還有錦衣衛保護，就算借衡氏一百個膽子，她也不敢放肆。

而謝崇最近在收拾鎮撫司的叛徒，忙得分身乏術，根本沒心思理會衡氏。

周清成日待在家裏，只覺得萬分乏味，便帶著錚兒去了雲夢裏，雁回照看著錚兒、媽媽兩個小的，昭禾倒了碗茶，推到她面前，輕聲道：「妳可知前幾天發生了一件大事？」

「我沒聽說，到底怎麼了？」能讓她如此形容，想來事情不小。

昭禾撫了撫紅寶石步搖，秀麗面龐上帶著幾分譏諷，道：「如今雖然開春了，但積雪剛化，實在是冷得很，正常人肯定不會去護城河邊走動，偏那胡晚晴與眾不同，掉進了冰涼刺骨的河水中，虧得齊王及時出現，跳入水裏將她救上岸，如此一來，她的清白就被毀了，齊王只能將她娶為正妻。」

聯想到胡晚晴的身分，周清略微蹙眉，「胡氏雖只是庶出，卻有個好哥哥，齊王將她娶為王妃，除了身分略有不及以外，相差也不算大。」

上回在岳老夫人的壽宴上，周清跟胡晚晴打過照面，對她沒有任何好感，如今與齊王湊做一對，果真應了那句「不是一家人，不進一家門」的話。

如今錚兒已經滿周歲，按理說也應該冒話兒了，偏偏最近也不知怎麼回事，他那張嘴就跟蚌殼似的，除非肚餓或者想要便溺，根本不會吭聲。

前世裏這孩子無比乖巧，早早地就叫了娘，現下也不知出了什麼差錯，讓周清不免有些心急。

媽媽比錚兒大了三個月，兩人玩了一會，她大概是有些口乾，轉頭衝著雁回哼哼兩聲，「水……水。」

錚兒緊盯著媽媽，小手拍了拍身下的軟墊，有樣學樣地叫道：「娘！娘！」

周清先是怔愣片刻，而後幾步衝到錚兒跟前，彎下腰，拉著他的手指輕輕晃了晃。錚兒一把抱住周清的胳膊，咯咯直笑，露出嫩粉色的牙床以及米粒般的乳牙。

「我就說妳不必擔心，他健康得很，絕對沒有半點問題。」昭禾走到周清身旁，從雁回手中接過瓷碗，神情溫柔地給女兒餵水，「妳跟謝崇成親也快一年了，準備何時再生一個？」

「我倆商量好了，此事不必著急，等錚兒再大些也不遲。」說這話時，周清心裏升起絲絲煩躁，所有人都以為錚兒是羅豫的骨血，如今孩子還小，自然沒什麼要緊的，若是再過幾年，想要將身世解釋清楚，實在並非易事。

瞥見好友緊皺的眉頭，昭禾眼底帶著擔憂，急聲問：「可是哪裏不舒服？自打上回去京郊種了痘，妳就消瘦不少，這段時間一直沒養回來。」

周清緩緩搖頭，示意自己沒事。

突然，樓下響起一陣喧鬧聲，昭禾面色一沉，衝著雁回吩咐，「妳在這兒照顧孩子，我下去看看。」

雁回急得滿頭大汗，眼圈微微泛紅，「郡主，焉明玉嫁給了柳賀年，成了中軍都

督的兒媳婦，仗著有柳家撐腰，這才敢一再來咱們店裏鬧事，您莫要過去，否則平白失了身分。」

周清面色略顯不悅，問：「妳說清楚些，究竟怎麼回事？」

「謝夫人有所不知，前幾天郡主進宮陪著太后，焉明玉便來了這裏，她身邊帶著兩個會武的小姐，在店裏譏諷客人。因為都是女眷，侍衛不好出手，奴婢便想著讓婆子將人趕出去，偏偏她們武藝高強，將婆子打得嘔血，實在是欺人太甚……」說到後來，雁回纖瘦的雙肩不住顫抖，顯然委屈極了。

昭禾冷笑一聲，「前段時間我不在，她們怕是放肆慣了，如今我都離宮了，竟還敢上門惹事，焉明玉怕是忘了自己是什麼貨色。」

周清有些不放心，道：「我隨郡主一起下去。」

昭禾本欲拒絕，但看到周清堅定的神情，也知道自己拗不過她，索性挽著她的胳膊出去。

焉明玉站在堂中，左右站著兩名女子，都生得高挑健美，只可惜面上的跋扈之色令人無法產生好感。

眼見昭禾出現，纖弱女子微微皺眉，面上的得意稍微消滅幾分，心中暗忖：她不是在宮裏嗎，為何會出現在綢緞莊？

「妾身給郡主請安。」焉明玉屈膝行禮，好半晌沒等到聲音，她兩腿發麻，笑容逐漸變得僵硬。

「柳夫人三番兩次來店裏搗亂，未免有些過了吧？」昭禾面無表情的質問。

焉明玉趁機自己站直了身子，「郡主誤會了，妾身可沒有搗亂，只是店裏的客人眼光委實差了些，這些料子樣式雖新，但色澤卻十分濃豔，必須膚白才能襯得起，這位姑娘面容黝黑，穿上豈不跟戲子一般，花花綠綠，惹人發笑。」

昭禾身為皇親國戚，就算只是個父母雙亡的孤女，也不能踐踏她的顏面，但這些普通的客人卻不同，不是小官家的女兒，就是出身商戶，如此上不得檯面，就算欺辱一番又有何妨？

「天地之性以人為貴，在場諸位皆人子，當善遇之。柳夫人只因旁人皮膚糙黑便出言侮辱，這就是焉家的家教？聽說令尊還是西嶽書院的山長，連自家女兒都教不好，還給書生講學，怕是會誤人子弟吧？」周清毫不客氣的擠對。

焉兆頗有才學，卻未曾入朝為官，自加冠後就一直在西嶽書院教書，教了二十多年。

焉明玉本就心胸狹隘，否則也不會因為昭禾曾經嫁給柳賀年，還生下一個孩子，就心生不滿，故意來雲夢裏鬧事。

聽到自己的父親被人如此貶損，她氣得面色發白，眼神也透著幾分陰鷲。

見狀，站在焉明玉身旁的兩女紛紛上前，準備像之前那樣好生教訓這口無遮攔的婦人，沒想到還沒碰到她，便見兩名錦衣衛衝上前，閃著寒光的長刀架在她們的脖子上。

這兩名女子之所以跟在焉明玉身邊，是想要巴結柳家，她們父親都是武將，若能跟中軍都督府搭上關係，日子肯定會好過許多。

怎知還沒拿到好處，便被錦衣衛盯上了，那刀刃若再近一寸，她們的喉嚨就要被割破了。

方才鬧了那麼一通，正經客人早就離開了，只剩下幾個想要看熱鬧的女眷，見到這副駭人場景，當即嚇得心驚，飛快離去。

嫁給謝崇的這段時間，周清甚少跟高門大戶的女眷打交道，掰著手指算一算，只去過胡家、瑞王府、先前的岳家以及郡主府，焉明玉剛生產不久，兩人並沒有在宴會上打過照面，唯一的一次是在雲夢裏，然而那時焉明玉壓根沒注意她。

不過在看到這些錦衣衛時，焉明玉總算想起來了，據說昭禾郡主與指揮使夫人周清交好，難道此女就是周清？

強擠出笑容來，焉明玉道：「謝夫人，這兩位小姐都是官宦之女，刀劍不長眼，若是傷著了如何是好？」

劉百戶挽了一個漂亮的刀花，將佩刀放下，大刺刺道：「柳夫人言之有理，她們兩人之所以犯事，全都是您唆使的，就算柳大人身為中軍都督，也不能肆意冒犯皇室，不如您去鎮撫司走一趟，也能徹底將真相查清。」

錦衣衛乃天子心腹，根本不歸柳家管轄，因此就算劉百戶官職不高，也不懼這幫作踐人的畜生。

焉明玉只覺得自己耳朵出了毛病，她是柳家的兒媳，還順利產下一子，眼前這個錦衣衛是瘋了嗎？也不看看自己的身分，竟敢對她出手？

周清眸光柔亮，笑著開口，「柳夫人回去多讀讀律令，本朝之所以設立鎮撫司，就是為了拱衛皇室，若誰人膽敢侵犯皇族，他們便有先斬後奏之權，這可是明明白白寫在律文裏的，難道焉山長沒教過妳嗎？」

焉明玉面頰漲紅，根本說不出話來。

「看來焉山長是沒教過了。」周清不由得歎息，「柳夫人，多讀些書有好處，起碼能夠明事理、辨是非，人不知理與禽獸無異，您可得記好了。」

眼見著劉百戶與另外一名錦衣衛將三女押走，昭禾眼底露出幾分快意，感激道：「今日若不是清兒在，我肯定辯不過她，就算讓侍衛將人趕走，她們也不會長教訓。」

周清摟著昭禾的肩頭，用小手輕輕拍了拍，「咱們早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不幫妳幫誰？」

想起前世裏難產而亡的好友，周清就對柳家人無比厭惡，尤其是這個焉明玉，那副模樣簡直令人作嘔。

第四十八章 恨鐵不成鋼

焉明玉總共來雲夢裏鬧了三回，第三次才被錦衣衛帶到了詔獄中。按理而言，詔獄中關押的不是貪官汙吏，就是窮凶極惡之徒，像焉氏這種高門大戶的夫人，當真不太常見。

原本柳賀年正在書房看著密信，身為中軍都督的柳岑立於窗前皺眉思索，突然一名侍衛走入房中，急聲稟報，「老爺、少爺，少夫人被押入詔獄了！」

柳賀年生得斯文俊秀，身量頗長，聞言，頓時面色一變，將薄薄的信紙捏得皺巴

巴的，問：「你在胡說什麼？少夫人帶著趙家的兩位小姐上街走動，無緣無故怎會被關到詔獄裏？」

侍衛硬著頭皮解釋，「少爺有所不知，這幾日少夫人出府並非採買東西，而是去雲夢裏找昭禾郡主的麻煩，前兩回郡主不在倒也罷了，今天運道不佳，不只郡主在，還遇到了指揮使夫人，如此一來，便被錦衣衛押了下去。」

柳岑年過四旬，雖然不再年輕，卻也能看出年輕時有多俊朗，他擺手吩咐，「你先下去。」

侍衛躬身告退，將書房門仔細掩上。

想起自己的夫人正在陰暗潮濕的詔獄中受苦，柳賀年面色慘白，薄唇輕輕顫抖地道：「爹，兒子得去把明玉帶回來，自小她身體便十分嬌弱，萬一染上風寒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柳岑眼底翻湧著怒意，沉聲呵斥，「我看你是鬼迷了心竅，當初皇家賜婚，你跟昭禾郡主安生過日子有何不好，為什麼非要與焉氏糾纏在一起？還膽大包天的給郡主下毒，若不是我及時替你遮掩，你這條命恐怕都保不住了！」

柳賀年面露羞愧，但他從小跟焉明玉一起長大，感情深厚，實在無法割捨。

「父親，現在說這些沒有任何用處，必須盡快將消息壓下去，否則柳家、焉家的臉面怕是都要丟盡了！」

柳岑在官場上浸淫多年，柳賀年能想到的事情他自然不會忽略，他沉著臉道：「隨我去詔獄走一趟，謝崇忠於陛下，別人去了怕是半點用處也沒有，只能親自道歉。」想到自己拖累了父親，柳賀年心中無比愧疚，一語不發地跟在柳岑身後，等到了詔獄，他的面色才恢復幾分。

柳岑到底是中軍都督，身分尊崇，無論如何都不能將之拒於門外。謝崇剛對鎮撫司的叛徒動了刑，修長手指沾滿血跡，他用軟布胡亂擦拭一番，迎了上去。

謝崇甫一靠近，身上濃郁的血腥味兒便撲面湧來，柳賀年是大家公子，以往根本不屬於與這些鷹犬接觸，突然面對這惡鬼，心中不免有些慌亂，但他仍強逼自己保持鎮定，問：「指揮使，聽聞內子被關在詔獄中，她到底犯了什麼錯？」

謝崇鳳眼一眯，面上帶著明顯的冷意。方才劉百戶過來時，已經將雲夢裏發生的事情仔仔細細交代了，想到焉明玉竟敢對他的清兒動手，他心中便浮起陣陣怒意，黑眸灼亮，周身的氣勢也越發懾人。

「焉氏意欲謀害郡主，本官懷疑背後有人唆使，若柳大人覺得本官處事不公，大可以面見聖上。」謝崇淡淡開口。

柳岑早就聽說謝崇油鹽不進，但先前甚少打過交道，對這一點認識得還不夠深刻，他深吸一口氣，竭力平靜下來，笑道：「陛下日理萬機，豈能為這些小事勞心傷神？指揮使給個明話，您要如何才肯將焉氏放出來？」

近年來柳岑行事越發張揚，似乎還與齊王有些牽扯，若不是怕打草驚蛇，明仁帝早就收回他手中的權柄了。

想到此，謝崇斬釘截鐵道：「焉氏鑄下大錯，總要付出代價，在詔獄中反省幾日，本官自會將她送回柳家。」

柳賀年雙目圓瞪，幾步衝到謝崇面前，但是還來不及開口，就被柳岑拽住了胳膊，

柳岑道：「既然指揮使已經做下決定，那老夫就不多留了。」

說罷，柳岑鬆開手，快步往外走。

柳賀年緊隨其後，俊秀面龐上滿是不甘，「父親，謝崇欺人太甚，咱們就這麼走了，明玉該怎麼辦？」

「明玉明玉！你腦袋裏只有這麼一個女人嗎？焉氏心思歹毒，根本不配當我柳家的兒媳，等她回來，你便寫下休書，可記住了？」恨鐵不成鋼的看著兒子，柳岑只覺得頭痛欲裂，若不是只有這麼一個嫡子，他也不必四處收拾爛攤子，還開罪了太后。

就算柳賀年腹中的陰謀詭計再多，也無法改變此刻的局面，只能心神不寧的等著，希望父親能改變心意。

夜裏謝崇回府後，看到主臥燈光未滅，連衣裳都來不及換，直接推門而入。

對於調香師來說，靈敏的嗅覺是他們辨別香料的利器，周清技藝不差，嗅覺也比尋常人靈敏許多，還沒等男人走到跟前，便聞到了濃郁刺鼻的血腥味，她抬頭看了一眼，忍不住道：「看來髓海鈍痛的病症許久沒有發作，否則指揮使怎敢穿著這種浸滿鮮血的衣袍回府？」

只當沒聽見夫人斥責的聲音，謝崇幾步走到周清身前，與她挨得極近，刺滿繡紋的飛魚袍與她身上的薄衫不住磨擦，淡色的布料沾了不少濃紅的鮮血，看著有些詭異。

「清兒不怕？」謝崇朝著她耳廓輕輕吹氣。

雖然從未進過詔獄，但周清依舊能猜到謝崇每日都在做些什麼。先前因為那椿稅銀失竊案，錦衣衛審問了不知多少人，這次齊王又生出異動，想必刀下亡魂依舊不少。就算她一開始會心驚膽寒，如今嫁給他也快一年了，哪裏還會受到驚嚇？

「指揮使快去換身衣裳，否則讓血氣衝撞了，後果不堪設想。」小手抵著男人結實的胸膛，掌心黏膩一片。

謝崇腳下如同生了根，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，聲音嘶啞，「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看著他那雙幽深漆黑的眸子變得過分灼亮，周清只好耐著性子道：「夫妻本為一體，我怕你做什麼？」

「我身上的血是匡朝衡的，此人心思也是狠毒，衡氏之所以會將痘痂粉末撒在牌位上，就是他想出的主意。」沒有得到想要的答案，謝崇的面龐彷彿凝著一層堅冰，不帶絲毫暖意。

周清推了好半晌都沒將人推開，低頭看著被弄髒的衣裳，簡直要被氣笑了，「匡朝衡罪有應得，指揮使收拾他便是，為何要回來折騰妾身？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記載了安息香的古籍，你先歇歇，讓妾身好生看完。」

聞言，謝崇彎腰將几案上破破爛爛的古書拿在手中，翻了兩下，嗤笑道：「滄海桑田，時移世易，這本書是前朝所著，現在說不定連安息國都沒了，想要將安息

香拿到手，必須派商隊前去尋找。」

邊說他邊將古書扔在桌上，握著她纖細的皓腕，將袖口拉高，滾燙的薄唇緊貼在腕間淡青的血管上，用力吮吸，留下一道道玫紅的印子。

周清覺得謝崇有些奇怪，她略微擰眉，還沒等吭聲，嫣紅唇瓣便被堵了個嚴嚴實實，濃重的酒氣四散開來。

在血氣的遮掩下，直到此時她才發現男人飲酒了。

兩手按在她纖瘦的肩頭，謝崇繼續方才的問話，「清兒不懼那惡鬼的稱號，難道只是因為夫妻名分，沒有其他原因嗎？」

杏眼微微眯起，周清試探著道：「我自然是愛慕你的，因愛而信，知曉你不會濫殺無辜，刀劍只斬奸佞，不殺好人。」

聽到「愛慕」二字，謝崇終於喜笑顏開，他本就生得俊美逼人，笑時如冬雪消融，讓周清不由怔愣片刻。

「夫人身上也髒了，咱們好生洗乾淨。」說話間，他已經將人拉到了屏風後，木桶中恰好盛滿熱水，用手一探，溫度合適，他快速將兩人的衣裳褪去，將周清打橫抱起，泡進木桶中。

也不知謝崇究竟喝了多少黃湯，平時姑且還能稱得上斯文有禮，這當口如同釋放天性一般，讓周清整個人猶如小舟忽起忽落，只能隨他擺蕩。

過了五日，錦衣衛終於將焉明玉與趙家的兩位小姐放了出來。

雖然在詔獄中待的時間並不算長，但三女的膽子已經徹底嚇破了，那些驚恐悽惶的慘叫聲無時無刻縈繞在耳邊，刺鼻的血腥味也無處不在，還夾雜著討饒聲，以及鐵鏈在地面拖曳的聲響。

陰森牢獄中的種種如同沒有盡頭的夢魘，只要稍作回想，焉明玉便忍不住瑟瑟發抖。

坐在回府的馬車上，她漸漸恢復了神智，兩手死死摳著軟墊上的錦緞，眼底露出了幾分絕望。公公身為中軍都督，最重顏面，肯定無法容忍一個下過大獄的女人當兒媳，若是他逼著表哥休妻，這該如何是好？

很快就到了柳府，面色慘白的焉明玉緩緩走到正堂，還沒進去，便見一道清瘦的身影跪在堂下，不是柳賀年還能有誰？

「今日不管你是否願意，都必須寫下休書，焉兆已經不是西嶽書院的山長了，咱們柳家丟不起這個人！」

焉明玉如遭雷劈，她踉蹌了下，若不是及時扶住門框，恐怕已經摔跌在地。

柳賀年並未注意到門口的動靜，他衝著父親不斷磕頭，因力氣用得太大，額頭紅腫不堪，絲絲鮮血往外滲，順著那張斯文俊秀的面龐滑落，看著無比詭異。

「父親，我跟明玉到底夫妻一場，她還替咱們柳家綿延後嗣，傳宗接代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若現在休妻的話，世人會認為柳家只能同富貴，不能共患難，如此一來，豈不是毀了您苦心經營的名聲？」

看著兒子被鼻涕眼淚糊了一臉，柳岑的神情越發陰鬱。只是個女人罷了，大丈夫何患無妻？焉明玉這種無才無德又蠢鈍不堪的婦人，繼續留著遲早會給柳家招禍，與此相比，名聲又算得了什麼？

他蹲了下來，一字一頓的道：「賀年，為父不願逼你，若你選了焉氏，從今日起便再也不是柳家的少爺，也不能踏足柳家半步；若你休了焉氏，就還是柳家的繼承人。」雖然自己膝下只有一子，但宗族中還有不少好苗子，過繼一、兩個，從幼時悉心調教，將來也能光耀門楣。

柳賀年非常清楚感受到父親並不是在說笑，他張了張嘴，卻半個字也吐不出來。柳家的繁華富貴與焉明玉，究竟孰輕孰重？他是狀元不假，但沒有了柳家的扶持，恐怕在仕途上也走不了多遠，況且岳父已經不是西嶽書院的山長，原本的焉家還能算是清貴，但在被明仁帝當朝斥責後，所有人都恨不得與這等無德無禮的禽獸劃清界限，如果逆勢而行的話，怕是不進反退。

柳賀年的臉色忽青忽白，正當他要開口做出選擇時，焉明玉突然衝了進來，死死攥著柳賀年的袍角，含淚道：「賀年，你休了我吧！都是我鑄下大錯，不只牽連了整個焉家，連柳家都無法倖免，是我不好。」

她在詔獄中整整關了五天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整個人顯得無比憔悴瘦弱，這會兒哭泣不止的模樣更是惹人憐惜，令柳賀年心如刀割，他顫抖著指尖輕撫著她的面頰，道：「明玉，妳我本是夫妻，怎能因為這些磨難而分道揚鑣呢？」

焉明玉不斷搖頭，費了無數口舌，就怕他一時糊塗真被柳岑逐出家門。

她心裏算計得極好，就算被休，她也是柳家的表小姐，還為表哥生了一個兒子，只要牢牢握住表哥的心，她兒子就是未來的家主，忍一時屈辱又算得了什麼？

柳岑好歹也是中軍都督，怎會看不出焉明玉的小心思，不過懶得戳破罷了。

連焉明玉都同意休妻，柳賀年自是別無選擇，他用力握住她的手，顫巍巍地寫下休書，那副心痛難耐的模樣，彷彿有人拿著鋼刀架在他脖子上逼迫一般。

正堂鬧出這麼大的動靜，府裏的下人面上不顯，暗地裏卻高興得不行。

自打焉明玉嫁進來後，沒少了難他們這些當奴才的，若是容貌生得美一些的，就會被打發到莊子，做最苦最累的活計，她的心腸跟前頭的郡主根本沒法比，偏偏少爺是個眼瞎心盲的，將這樣的女人當成掌中寶。

休書已經寫好，焉明玉自然不能再在柳家多留，她雙眼紅腫、腳步虛浮地往寢院的方向走，耳畔聽著下人的閒言碎語，看到他們三兩成群的指指點點，她心中湧起無盡的怒意。

且看著吧，總有一天她還會回到柳家，此刻給她難堪的人，她一個都不會放過！柳賀年對焉明玉情深意重，這會兒心中又充滿愧疚，待焉明玉將行囊收拾好後，他拉著她的手一同上了馬車，在車簾遮擋下，將人抱在懷裏軟聲安撫，「明玉，這輩子我只愛妳一個，即使眼下迫於無奈寫了休書，日後也會想方設法接妳回來。」

焉明玉搖頭苦笑，「表哥莫要想那麼多，只要你有這份心便好，咱們的孩子還留在府中，那是我們的骨血，千萬別讓他吃苦受罪，求求表哥了。」

「妳放心，健兒是柳府唯一的男丁，誰都不敢怠慢了他。」柳賀年滿臉嚴肅地保證。

聽到這話，焉明玉眼底充斥著感激與愛慕，輕輕頷首，埋首於男人懷中，那副柔順的姿態好比番邦進貢的貓兒一般。

馬車很快就焉家門口，看到熟悉的庭院，焉明玉不免有些心慌。當初她嫁給表哥時無比風光，令族中姊妹豔羨不已，如今給家裏招致災禍，怕是有人心存憤怨。瞥見她忐忑不安的模樣，柳賀年萬分心疼，拉著她的手往裏走，壓低聲音道：「莫要擔心，有我在，沒有人敢為難妳。」

府裏的下人看到焉明玉，面色說不出的古怪，待兩人走到正堂後，焉母看著他們交握的手，面容無比冰冷，「賀年大駕光臨，所為何事？」

焉母是柳賀年的親姑姑，他自然不敢放肆，拱手行禮後才道：「侄兒將明玉送回來。」

自上而下地打量一番，瞥見女兒通紅的雙目，焉母也猜到了幾分，嗤笑一聲，「你既然要休妻，又何必親自來到焉家？貴人踏賤地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」

「娘，都是女兒的錯，您莫要責怪表哥，若不是女兒不懂事，三番兩次到雲夢裏胡鬧，爹爹也不會失去山長的身分……」焉明玉衝到母親身前，跪倒在地，不住磕頭，那副悲愴的神情說不出的可憐。

想起此事，焉母也覺得心口堵得慌，她擺了擺手，「柳少爺，我們廟小，容不了大佛，還請你先離開。」

感受到姑母的排斥，柳賀年的面龐上流露出幾分難堪，他定定地看了焉明玉好一會兒，這才拱手離開。

正堂中再無外人，焉母一把甩開女兒的手，冷聲道：「我早就說過妳不該嫁到柳家，高門大戶看似繁花似錦，實際上最是冷血無情，一旦出了事，妳就是最先被捨棄的棋子。」

「話不能這麼說，今日之所以會落得這樣的結果，都是昭禾郡主跟周氏陷害，要是沒有她們，女兒根本不會進到詔獄，爹爹也不至於受到牽連。」焉明玉忍不住辯駁。

揉了揉刺痛的額角，焉母眼底盡是失望，「到了現在，妳還不知悔改，將所有的錯處都推到別人身上，老爺是怎麼教妳的，妳是不是全都忘了？這次陛下在朝堂上痛斥妳爹無才無德，對焉家的打擊甚重，原本我給似錦定了一門婚事，還沒等下聘，那戶人家已經反悔了，妳能不能為妳妹妹考慮一二，莫要再胡鬧下去了！」焉明玉低低應是，兩手卻死死捏緊了。

「既然已經拿到了休書，就安安生生留在家裏，健兒是柳家的長孫，妳也不必太過操心，等過段時間，大家淡忘了此事，為娘再幫妳們姊妹尋一門好親。」焉母輕撫著女兒柔順的髮絲，語重心長道。

聽到這話，焉明玉面色大變，她還想著回到柳家，過富貴無雙的日子，要是嫁給旁人的話，再跟表哥牽扯在一起，被人抓到了就叫私通，不浸豬籠都是好的，哪還能享受那些榮華富貴？

她張口欲言，但見到母親不豫的神情，她又把話給吞了下去。

「去看看妳父親吧。」

焉明玉渾身發顫，怯怯點頭，隨即起身往書房去。

到了門口，還沒等焉明玉將門推開，便聽到一道低沉的聲音傳出來——

「進來。」

她走了進去，看到斯文儒雅的中年男子坐在書桌後方，正在翻閱一本古籍。

焉兆頭也不抬道：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為父雖然失去了山長的身分，但得了空閒，能在家中研習經義，倒比先前更為自在些，妳也不必因此事掛懷，只希望妳在離開柳家以後能謹言慎行，可記住了？」

「父親，都是周氏的錯，要不是她跟昭禾出手陷害，女兒也不會被表哥休棄……」她話沒說完就被焉兆擺手打斷，「那是郡主，怎可直呼其名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，切記切記。」

焉明玉緊咬牙關，她很清楚父母的性子，他們安貧樂道，恪守禮數，而自己卻彷彿異類，抓住一切機會往上爬，希望能站在最高的地方，將所有人踩在腳下。

「女兒知錯了。」

焉兆心思澄澈，怎會看不出她的想法？但到底也是自己疼愛多年的孩子，除了盡心教導以外，也想不出別的辦法。

「罷了，這幾日妳受了不少苦，先回去歇息吧。」

焉明玉福了福身，嬌美面龐上滿是疲憊，焉家雖不算高門大戶，但她打小被家人捧在掌心，根本沒吃過苦、遭過罪，而今因為歹人的陷害，在陰森可怖的詔獄中待了整整五天，幾乎將她的精氣神都磨沒了，若是不好生將養，怕是許久都緩不過來。